

荷叶裙

阮德胜

我终于在夏天踏上了与我们血脉共通的澳门，三天的匆忙中，令我清心的是无处不在的“莲花”，有山，有路，有巷，有旗，有徽，最震撼还是它回归之时中央人民政府赠送的“盛世莲花”。我选择一个月明星耀的夜晚，在金莲花广场久久凝视、漫步，仿佛回到了远在皖南的温情曼曼的故乡。

江南多莲，老家又在秋浦河之畔的普丰圩区，尤其离家一里开外的大泊湖，在我童年时代生长着大片野荷，一到夏天碧波荡漾，很多人整个季节都在那里享受，可我们家的孩子想获得一片荷叶并非易事。

比我长三岁的哥哥有一次放学归来在湖边捞了一片小伞大的荷叶，他正得意着要带我玩耍时，母亲捶衣的棒槌便夺到了他的腿杆上，他哭叫着丢下了那片绿叶。我也不敢再去碰，任凭母亲将它扔给正在奶小猪的老母猪，它嚼得满嘴冒绿水。“大泊湖里有水鬼，你们不晓得吗？！你们再沾那水边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”母亲个子小，脾气温和，可是在这类事情上，她的心很硬，手也很狠，谁也拦不住。奶奶偷偷告诉我，母亲的一个小哥哥就是在外公家屋后的河沟里给她摘菱角吃时，她看着他掉了进去再也没有起来……直到现在，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没有一个会游泳，这在河湖边长大的圩区孩子中，少有。

我对荷叶的渴望胀满着整个童年，尽管我远离水，但每年总是有那么一两撑荷叶满足我的乐趣，其中很多时候是我求着叔叔才能得到的。叔叔大方，只要他答应了，就会在某个我认为该有的时候带回几撑荷叶。我们玩荷叶，并不像后来艺术作品里那样，将荷叶当伞。我们得到荷叶，先抓一把稻草，在荷杆上好好地捋几个来回，打平刺了不拉手。之后，会迫不及待地紧漱紧漱着嘴，将满腔的口水，沿着荷叶边，轻轻地吐进去，一颗硕大的水珍珠便在绿色的大盘子上滚动。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荷叶为何不粘水，我想，要是用荷叶做衣服下雨天穿着不湿身多美呀？

我从来没有看见母亲摘过荷叶，但我们家的饮食里却实实在在地有过荷叶，可见母亲是不拒绝它的。每年的端午节中餐，我家必吃荷叶粥。米是当年刚打的早稻米，先熬得白白的，之后加上切成细丝的荷叶，滚过一个来回，那绿丝便茵茵地糅在了里边，翡翠尚不过如此。尤其是那荷香串着米香，从灶屋里团进堂屋，闻到便生出口水来。长大进城，我去过多家粥坊，也点过类似的荷叶粥，但始终吃不到母亲的味道和那绿得入骨的清翠。

打从有记忆时起，端午这天我还有一个特殊的待遇，那就是母亲在吃饭前会悄悄地把我拉到灶屋里，从灶膛里掏出一个荷叶包着烧好的咸鸭蛋。“趁热吃了，不肚痛！”我小时候经常肚子痛，母亲不止一次自责地说在生我的那天没有将我肚子包好。每当面喷香的火烧荷叶咸鸭蛋时，我很

感激母亲对我小时候的大意，否则哪有这口福？我很惊奇母亲对烧咸鸭蛋火候的把握，几乎每年一样，划拉出来黑乎乎的一团，剥着剥着，焦糊之下便是一层绿，就一层，不多不少，掀开荷香满是蛋味。小学毕业那年，我吃到了个双黄蛋，母亲笑着说今年好运，果然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初中。

猫着劲要考铁饭碗的那年，有位姑娘撞开了我的情窗。是开学的第二天或第三天，我作为班长锁上教室门跨上自行车准备回家的时候，听到有个女声在后边喊我，扭头看到了一袭荷叶裙。裙子有三层，上白下绿，第一层在腰间接住了半袖圆口白衬衣，随后渐变而绿，适时收起，交给第二层，第二层翻版成中号，至第三层为大号，停在了腿弯处，脚上套着一双白袜子，上下呼应，长发后有没有束花，脚上是不是穿着带点小跟的皮鞋，慌张的心是注意不到的。那时的女初中生，少有裙子，更少有如此配搭，可见，她那清凉的形象对一个夏日少年的冲击，是多么的强烈。她说她将政治书落在教室，麻烦我开个门。我没有理由不去，也就有了理由走向了她。她是外乡人，托关系来到我们初中复读。她与一老师的妹妹住在老师的宿舍里，我后来也住进了待我极好的体育老师宿舍，因为都住校，我们有了很多接触的理由和机会。我最开心的就是，隔几天便能看到她穿着荷叶裙在操场前面小水塘边读书的身影，她时而站立、时而走过，特别是走动，裙摆的轻曳令人心潮萌动，我多想成为那裙摆上的一颗水珍珠，围着她转动，永不停息、永不跌出。入秋之后，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她穿那件荷叶裙了，但我们真的好上了，在那个男女同学很少说话的年代，我这个咋咋乎乎的样子差点害了她。很快有好心的老师找我“提醒”，我一口咬定只是好。说了谁信呢？好心的老师又去找她，她“承认”了……我很气她，也就不再理她，那件荷叶裙似乎也从中飞走。

后来，我当兵了，她在另一个城市的厂办医院当护士。二十三年后我转业回到家乡。一天中午，有初中同学约餐，推辞不掉便去了，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她也在。她是来看一位生病的老师，在医院遇到了同去的同学……很快，记忆在这里高度复活，各自大谈各自的顽皮式辉煌，尤其是谁与谁谁好的事情被不厌其烦地翻炒、猜度和扩容，我和她自然成了同学们“审问”的对象。有一女同学趁着酒劲，逼问我当年喜欢她什么？我吱唔半天说出一句真话：喜欢她穿荷叶裙的样子！同学们大叫着让我与她碰了杯，她冷静地说她根本没有过什么荷叶裙，别的女同学也上来附和说从来没有见过她穿荷叶裙，于是大家逼问我是不是还有一个穿荷叶裙的女同学。虽然她否认了荷叶裙，但我相信我的记忆，以及那情窗初开时的恋爱。

从澳门归来，我急不可耐地回趟了大泊湖，摘一捧大大的荷叶。我又闻到了久违的清香。



梦幻老家 许萍 摄

洋辣子

大平

一轮晕月自东边升起，天地间毛乎乎的黑。跑完步做操，在马路边，伸左臂于樟树干做拉伸时，突然觉得一阵刺痛，像强电焊的火花灼烫，情知是被洋辣子蛰了。尖细地麻，痛，痒，像从前钉被子的大针头扎进，痛得热汗直流，强忍着回来，患处用自来水冲洗，仍辣痛，怒以右手带水使劲搓揉，对着干！啊，不得了啦，刹时左腕至肱，如遭刷锅的钢制清洁球反击，上延至肩膀……洋辣子毛，星星之火，遍体燎原了。不整齐的刺痛，火辣火辣的，作烧还作痒，还像又揪又掐。强撑着洗澡，拿香皂沫涂，无效；用洗发精擦，无用。赤条条跳出卫生间，手机抱佛脚学医，照方打肥皂，说虫刺酸性，以碱中和，又照方涂牙膏，厚厚地涂，起壳，一小时揭去。照做种种，却觉肤被烧焦，焦痒难耐，欲抓欲挠，想蹦想跳了。灯照看见，患臂下沿，爆起两条潦泡了（正是那虫的形状），红肿的，灼硬的，今日炎夏，气温37度，洋辣子蛰处似370度！

小时在乡下，邻家幼子，睡摇篮里被蜂蜇，脖颈红肿见“针眼”，据说是蜂刺蜇中经脉而死。此外，有被蛇咬的足残，有被鳖咬的指断，有被鸟啄的眼瞎。以上稀有，然而小时在乡下，有谁没被洋辣子蛰过、毛虫“唵”过呢？谁没被它们细毛亲吻过谁就长不大！小灰袋遭蜇后，挠皮跳脚，嘴里吸气，飞到水塘边，抓一把淖泥糊上，再喊辣再糊，说泥干自落能“拔”出洋辣子毛；又或打死洋辣子，用它尸体的绿水涂，似有奇效。用泥涂，火来土掩；打死洋辣子，以命抵害。每看到他手背或腕臂，把贴泥巴膏药，我总以为不然，但小灰袋真的不倒吸气了。

风吹乌柏树，日暮伯劳飞，

夏天的中午我们喜欢在乌臼下乘凉，乌臼树又叫洋辣子树，它乌油油青凉凉的叶肉可口，被洋辣子饕餮得像神秘的人体经络图。下回我遭蜇时，小灰袋有点幸灾乐祸地笑：“搨泥巴吧！”我不肯全信他的淖泥膏药、虫尸水。因此会受罪近一周，甚至半月不止。

洋辣子把我辣得一夜只盹了个把时辰，余暇用来干啥？找药膏涂，寻胶布粘，找不着就用风湿止痛膏粘，撕下，粘，再撕下，以期“拔”去洋辣子毛。发烧发热，又被痛醒，又被痛醒。清早，再涂再粘再洗，拿手机拍照患处，放大图清晰看见，发红处两排潦泡，起肿，凹凸，许许多多根黑色的——乱胡子般的毛！有几根还斜倒着，杂草状。是，就是它了，我借高科技把它“捉”住原形了，又能怎样呢？怅恨没一种镊子能连根拔草。网上有帖，放大5000倍的刺蛾刺，长有倒钩，空心的，刺蛾毒通过这空心针射入对象的皮肉，对，就像我见过的五步蛇的空心毒牙！帖子感叹神奇的大自然，哪天找个刺蛾体验一回。毕竟没遭洋辣子蛰过的少年，人生是遗憾而不完美的。

我忍着不遗憾的人生，似不适感稍轻些了，但一碰，又“烫”得要跳了。决定去找那棵树，去找那只艳丽蠕动的，色彩绝胜的虫子，我知道它学名刺蛾，最长寿者九龄，蜕变为“蝶”，收毛换翅，还能飞。然而少年小灰袋却永远只知道它叫洋辣子，他如今不用再受洋辣子罪了，去年被病魔带走的，身体连同皮肤都化了灰，睡在家乡公墓里。

觉得受罪是因为你还活着对吧，否则，“不吃辣的怎么能胡出辣子？”说这话的，都不用再受辣了，我仍在受，即使不过是吃了酱醋，愁着油盐。